



北大课

人文大雅 心澄智明

我在北大听文学

于仲达

著

有灵魂的才子，有道义的思想者

六年北大潜心向学，遍访诸位名师，

展现充满悲悯情怀的灵魂探索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北大课

人文大雅·心澄智明

于仲达
著

我在北大听文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北大听文学 / 于仲达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3
(北大课)

ISBN 978-7-5680-1225-6

I. ①我…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2611号

我在北大听文学

Wo Zai Beida Ting Wenxue

于仲达 著

策划编辑: 刘晚成

责任编辑: 吴丽程

封面设计: 周延辉

责任校对: 李 琴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印 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 录

上篇 作家解读

“个”的相遇——读鲁迅·2

浮世的悲哀——读周作人·25

悲情的吟者——读郁达夫·39

“乡下人”的生命关怀——读沈从文·47

苍凉之哀——读张爱玲·61

悲心与荒凉——读萧红·69

心魂之思——读史铁生·84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阴阳两界”——读王小波·104

唯美的幻灭——读顾城·117

- 布衣寒士——读张中行 · 129
- 江湖、侠客与人性——读金庸 · 139
- 苦难及其缓解——读余华 · 148
- 感觉的旋涡——读莫言 · 164

下篇 感悟学者

-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 · 174
- 何怀宏：沉潜与中道 · 195
- 曹文轩：唯美与悖论 · 210
- 陈平原：压在纸背后的“人” · 226

上篇
作家解读

上篇 作家解读



“个”的相遇 ——读鲁迅

第一次看的鲁迅的照片，大约是他临死之前拍摄的，照片中的鲁迅带着浓重的病态，清瘦、冷峻、犀利而不可触犯。

鲁迅的著作中，那些硬朗的文字温暖而又犀利，真切而又冷峻。读起来让人一方面可以感受他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另一方面可以感受他炽热的情怀。

我是从个体生命体验这一角度去阅读鲁迅的，获得的当然是一个心灵意义上的鲁迅。从散文诗《野草》来看，鲁迅的艺术形象更加能穿透视网膜印在你的心灵上，这就是强硬、坚决、执拗、韧性、叛逆、屹立、洞见、正视、荒寒、奇峭、对抗、焦灼、孤独、苦痛、凄寒、苍劲、虚无、野性、深沉、粗犷、冷寂、绝望、枯槁、僵死、燃烧、冷峻……《野草》中的鲁迅形象是最丰富、最触动人灵魂的。当然，不同的文章所折射出的鲁迅的形象是不同的，比如：小说《伤逝》所透射出的是凄楚、低回、缠绵、哀婉、亢奋；《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里更多的是寂寞、颓丧、孤独、受伤、挣扎等失败者的形象。鲁迅的形象实在太丰富了，当你于无边的黑夜之中静静阅读他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复杂的、难以言喻的。

读鲁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任何言语都不能穷尽鲁迅，我试图获得的只是一个我所认识的鲁迅，能否是真实的鲁迅，谁又能说得清？当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有谁敢说自已研究的是原本意义上的鲁迅？大家都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钱理群说：“读鲁迅，是需要灵魂的‘相遇’的。……而灵魂的‘相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不仅是人生的经验、阅历，还要把这外在的经验上升（转化）为个人主体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同时伴之以一定的理性的思考，成为一种自省（自我灵魂的震动），从而进入精神的深层面，灵魂的相遇正是、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我真正和鲁迅“相遇”，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那时是在S城，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失衡、生存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压抑、狼道逻辑的横行，所有的一切都超出了一个书生的承受能力，这样的环境足以彻底摧毁一个善良人的幻想和理想。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在专制的“苦水”中熬过来的人一旦走上权力岗位，肚子里积攒的一肚子的坏水，便不断朝弱势群体源源释放，冷血的奴性让我不寒而栗！那时，我拼命地复习英语，想通过考研走出S城，不料却因遭到孤立而失败！一个孤零零的年轻人，没有人可以倾诉，每天怀着苦闷的心情，度日如年，仿佛置身铁笼一般。这个时候，哪敢写诗？在这样黑白颠倒的情况下，我一时失语了，被迫沉默，没有自己稳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和判断力，连言说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精神资源。这时，鲁迅闯入了我的精神视野，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勇气，鲁迅“反抗绝望”的勇气顽强地支撑着我，陪着我走过将近十年的艰难岁月，如果没有鲁迅，我的存在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对于我而言，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每当我处于困顿中时，我便能感到他的存在，他便是逼着我克服自身的缺陷成为独立的自己。鲁迅最能触动我灵魂的是，他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以及对困境中的灵魂的关注。

多少年来，鲁迅以他独特的精神魅力，影响着每一个不愿停止挣扎的“人”。鲁迅研究学者中，诸如钱理群、王晓明、林贤治、李新宇、郅元宝等，都从鲁迅那里获得了启示。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鲁迅以自己的人格力量，默默地鞭策着他们。清醒而又苦痛的鲁迅，不知援助了多少困窘、自闭的心灵。的确，鲁迅只属于少数对自身所处的境遇较敏感的人。一个中庸或逍遥的人，一个温顺没有苦痛感的人，一个被环境磨去棱角和锋芒的人，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甚至昏睡麻木的人，一个丧失记忆习惯和没有耻辱意识的人，一个不敢直面残酷现实的人，一个没有经过生活坎坷没有遭受挫折的人，一个孤坐学院空谈理论的人，是无法从本质上靠近鲁迅的。郁达夫在鲁迅之后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

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的旧学根底很好，他的古文和旧诗也是同时代人中的翘楚，但是他又坚持批判传统。在鲁迅身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非常激烈，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鲁迅和丰富的鲁迅。我曾想写一篇《现代中国最丰富的灵魂》来分析这种“丰富”，可惜一直没有写。鲁迅也曾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这一语包涵着鲁迅对自我与社会、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我是“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断裂的一代”，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小，不存在鲁迅所说的背上背着苦闷的精神包袱。没有了新旧冲突造成的矛盾，容易轻装前进。但是，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的资源。我面临的问题，正如学者汪晖所说，是思想的多元化带来的选择的艰难，对传统的怀疑加强了无所适从的痛苦，深刻的不信任感使得我们这些生活道路相对单纯的知识分子成为精神上最不单纯、最为复杂、最为矛盾以至混乱的一代。

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一个精神上的惶惑者，一个流浪的奴隶，对苦难的体验刻骨铭心。当加缪从苦难中走出，置身于地中海的微风和阳光之间时，苦难能消失吗？多少人在罪恶中疾走，多少人的内心世界彻底崩溃。没有人可以不经历苦难，人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种哭是撕心裂肺的哭，是一种脱离了温暖母体的恐惧。个体的痛苦，别人无从知道。个体所遭遇到的打击，尤其是那些棱角尖锐的个体，一旦置身漠视个性的群体之中，所遭遇的敌视、挤压和凌辱一想便知。面对那种战栗与疼痛，对于一个民间底层的写作者，应该怎么办？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荒谬之中，他将如何面对？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的“正常”生活和追求不被蹂躏、不被吞没？这一问题，令我深思。

我不认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拯救的资源，它不仅谁也不能拯救，反而还会加重写作者的苦难。带有拯救意义的，只可能是写作背后的东西，譬如信仰，譬如爱，譬如生活。的确如此，鲁迅固然带给了我精神启示，在心灵匮乏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精神资源，但是鲁迅如魔幻教义，诱使我坠入心理绝境，让我时时感到突围的无望。因此，我只能躲在黑夜里独自舞蹈，任由自己碰得头破血流。高亢、绝望、尖锐地抨击和持续地追索，眼前是一片精神的废墟，一片冰冷的灰烬。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又何尝不知道，鲁迅“反抗绝

望”的背后，其实掩蔽着无尽的悲凉呢！

为了真正读懂鲁迅，读通鲁迅，我曾在S城蛰伏了六年：白天辛苦辗转，混迹于S城的角落，到处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体会国民性的麻木和民生的苦难，洞察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隐秘手段。晚上读鲁迅，体会那种难以言说的厚重苦痛，内心盘绕着寂寞的大毒蛇，或模仿着鲁迅的文字重复铁屋中的呐喊，内心时刻渴望着“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不过终于还是明白了，我不是什么“精神界战士”，而是一个奴性社会的“失败者”。

后来，我到北大旁听鲁迅研究，也到过北京鲁迅故居，到过绍兴鲁迅故居，又忙碌着搜集国内国际各位鲁迅研究学者的研究著作，认识了各种以鲁迅名义出现的所谓“名流”“学者”“专家”和“战士”，甚至把一些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称作“精神兄弟”，学着鲁迅发几句幼稚的呐喊，这些其实与接近鲁迅的心灵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自一厢情愿地谬托知己罢了。直到最近，我似乎越发明白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流血自己包裹，自己阅读、自己思考、自己接受、自己阐释就足够了，既无须什么指导，甚至也无须交流。还是鲁迅说得好：“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我因此醒悟，鲁迅不仅不可学，非但如此，过分迷恋鲁迅很有可能中了鲁迅的“毒”，因此也更满足于自己求索自己证悟。

二

在S城时我苦闷、沉静和颓唐，半夜里有时突然醒来，坐起来，一个人看着白白的石灰墙壁出神，想象着那个魏连殳，困顿的眼神在黑暗中发着光。

那几年，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精神困惑的时候，总是翻翻鲁迅的书，试图找一些破解精神困境的办法，不料，这个方法在去年5月份遭遇了失败。原因之一是，当我阅读《野草》时，这种疼痛和焦虑感更强烈了，阅读鲁迅往往给人的不是一种获得智慧以后的满足，而是洞察到缺陷无法解决的焦灼。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只要稍微观察，阿Q依然健在——怯弱、懒惰而又狡猾，一天天地满足着，却又的确堕落后，用瞒和骗造出逃路却自以为是正路。“默默的生长，萎

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身边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习惯了老成持重的生活，一言一行之间都投射着传统的影子。

《野草》里蕴含着鲁迅的哲学。钱理群说：“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置身这种群体之中，如何突围呢？不如垂死挣扎！在这种半幽闭的生存状态中，我尝试着独立思考，因为我深深明白：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如果停止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就是倒退。我总是在心情不大好时阅读鲁迅，周围的种种人事，让我对人性的恶劣估计一降再降，心情不由变得激愤起来。在现实的社会中，见过了种种卑劣的表演以后，心情还能十分温和，这样的心态是十分可疑的，但是一个人长期浸淫于这种愤激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怕的。

阅读鲁迅，体验到的是那种深广无涯的苦痛，那种一觉醒来仍置身肃杀寒冬的苦痛。鲁迅对痛苦的感受异常敏感，阅读他作品的人也深深体验着这种痛苦。在鲁迅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充分搏斗过程中，人的素质的惊人潜力及无法避免的缺陷。他的生存，可以概括我们民族的生存，以至人类的生存——一种永远带有悲剧色彩的生存。鲁迅永远是大荒原上的“过客”，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茫茫的旷野中艰难前行。他那“过客”般的执着、坚韧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我，使我丝毫不敢倦怠，我因此也在时时寻找着出路。我的心灵时时背负着精神上的劳役，排除了所有可以藏身的避难所和休养地，把外在于己的全部虚妄的依托和希望——撕得粉碎，只剩下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荒原。真正体验到鲁迅的这种痛苦心境，是我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每天上班，又要面对那些奸诈的嘴脸，心里痛苦极了之时。

是的，在这个封闭匮乏的小城，虽然我努力学习着爱，但每一次努力，遭遇到的都是世俗最深刻的嘲弄和敌意，收获的都是心灵最疼痛的煎熬。幸运的是，我在网络上也接受过一些有益的心灵启示和精神援助，他们中间有年龄大的，也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和他们交流，真是无比的幸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内涵，“知识分子”中也未必没有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的，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鲁迅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告白。我因此怀念在江南读大学的日子，那时读了大量的诗歌，满腔热情

地办诗歌报，和诗友探讨的都是如何拯救个体的事儿，那时远没有现在这样浮躁。“过客”的声音在心头回荡太久了，想抹也无法抹去。我想极力忘却鲁迅那严峻的神色，走自己作为一个凡人的路，但千真万确的是中国实在没有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我更不可能是。我要把自己和鲁迅分开，在我看来，鲁迅只是那个陷入深重危机和苦苦挣扎的人，他比我多的是韧性与智慧。我承认半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和无意义的，因此有了紧迫感，暂时把那些精神困惑留下吧，我要去谋生。

那些日子，扯不断的痛苦如影随形，不知道多少个日子，我在城南的植物园伫立，孤零零地眺望着内心的落日。从S城汽车站出发，冷雾笼罩着颍州大地，不知有多少个日子，我的心在绝境里打旋。脚下的这块地是怎样的一片地哦，这是元末农民军领袖刘福通擦拭战刀的地方，这是曾国藩镇压李秀成的地方，苦难的颍州大地，记录了一个青年长久的跋涉。前面有“过客”的声音，我该上路了！

那是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在灯下读鲁迅。窗外雪花纷飞，深冬的巷道落满厚厚的积雪，雪越下越大，行人逆行于风雪之中，天色灰暗苍黄，房屋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飘忽不定的罗网里。我端坐于寂寥而漫长的夜里，心绪平静了许多，此时只听到窗外风雪和内心的跳动之声。窗外，雪依然在下，从书房里抬头可以望见车站附近高杆灯散发着的昏黄的光线，呜呜的风声像要把静寂的寒夜淹没。在苦难的底层，有多少个个体在痛苦中打磨、毁灭，日常生活中琐屑而残忍的悲剧是怎样扭曲了一个个单纯的灵魂？

“我还是走吧……”过客的声音，响在耳边，催我上路，我只好踉踉跄跄地在雪地上行走……

三

人的毁灭，是精神的毁灭。离开了人的学术，大可怀疑。一些学者打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招牌，玩弄概念，炫耀知识，消解价值关怀和情感介入，逃避当下的责任，沉溺于一己世界，学术研究与生命体验脱节，而纯然成为“吃饭之道”，最终导致学术品格和精神的萎缩。

鲁迅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且一生始终围绕着“人”做文章，前期提出“立人”思想，除小说以外，他在1918年到1925年的杂文中继续就“现在中

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展开思考：《朝花夕拾》里的世界是与“绅士”和“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野草》里探索了“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里关注的是走向世俗生活中的“英雄”和“圣人”，有着后现代的世俗色彩。此外，鲁迅一生与复古派、现代评论派、创造社、太阳社、左联内部领导人之间的诸多论争，都是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人”的具体生存权利而打笔仗，这一切都使鲁迅身上烙下了鲜明的“人间情怀”。

与以“娱乐、消闲”为主要目的和追求的通俗小说、大众文化不同，鲁迅所写的是严肃的“为人生”的小说——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的，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真的文学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而它最终指向的是绝望的反抗。

有学者认为，鲁迅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钱理群说：“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萎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后鲁迅时代里，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谈论鲁迅成了不合时宜的探险。那么多人激烈地批评着鲁迅，他们又何曾真正了解鲁迅呢？鲁迅的一生，很苦很苦，很累很累；在那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旧时代，他四面受挤，八方碰壁。他在“铁屋子”里的命运，除了失败还是失败，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从没有屈服于现实命运的不公，而是跨进荆棘丛中求索，像一个始终处于爱与憎、生与死、抗争与绝望、明与暗撞击所形成的巨大精神阴影中的精神战士，像不屈的拉奥孔奋力反抗毒蛇的纠缠，又像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石上山，他的大孤独、大寂寞、大悲悯，像喷发的火焰，烧痛人的心肺！

鲁迅厌恶中国的“正人君子”“雅人”、扭扭捏捏没有气节的所谓江南才子，对那些窃取思想文化界领导地位、控制舆论的所谓“英雄志士”也加以

抨击，他推崇拜伦、雪莱、裴多菲、密支凯维支以及易卜生、尼采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尤其欣赏原始、硬朗和野性有生命力的人与物。鲁迅将自己的文学追求归结于“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写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同时展露的也是作家自己的灵魂。

只要鲁迅所说的“真的人”和“第三样时代”没有到来，只要社会还存在压榨，鲁迅就永远不会过时。是的，相比那些虚假的灵魂和渴望不朽的“圣贤”，鲁迅一直活在我们的思想血肉之中，活在被压迫者的反抗性格之中。

鲁迅不单有一腔孤愤，更有满怀幽默，不单嬉笑怒骂，也很热爱生活。

鲁迅先生没把自己的写作具有多少文学性当作最高原则，他的小说也是根源于他的启蒙主义，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写作是为人生。看看他笔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闰土、华大妈、狼子村的佃户，这一类是农民；还有一类是知识分子，像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陈士成。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特别关注中国底层那些被剥夺了话语权利、处于被压抑的“不幸的人们”，关注病态社会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种种精神毒害，他要揭示精神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写农民，写底层人民，绝不是居高临下地去同情他们，也不是当代言人，相反地，在某种程度上，他带着责任感、有罪感去写，但是这种有罪感又没有把知识分子降得很低，更没有将农民理想化。

鲁迅的创作，从不自我重复。比如散文，《朝花夕拾》是“任心闲谈”，《野草》是拷问自我，杂文是观察社会做清醒的批判，演讲词是袒露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与听众一道探索。除了《野草》，鲁迅的最深刻之处也表现在《故事新编》里，书中荒诞的故事反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这些改编的故事比现实主义的《呐喊》《彷徨》和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有更深刻的意义，但是着眼于此的不多。

这的确是一部荒诞怪异、深刻无比的作品，像《野草》一样，我感到无人能将其中的精髓阐释清楚。一般而言，《呐喊》和《彷徨》是讲人生的，杂文捍卫个体的具体权利，《野草》探索“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到底想说什么呢？鲁迅将“英雄”和“圣人”置于一个荒诞的情景下，凸显他们的尴尬、狼狈、无奈，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的存在一旦与世俗层面接

触，便成为荒诞的悲剧。鲁迅的《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性，《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理水》中大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采薇》中“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在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中自我否定、消解；《铸剑》中的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出关》中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窘态百出；《非攻》中的墨子陷入无名困境；《起死》中庄子因其哲学思想“齐生死”“无是非”，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处于“失语”状态，只得逃离。庄子不但不能教化人，反而把人置于荒诞无助之中，哲学家/汉子成了一种悖论结构，哲学家的权威话语被解构。已经有论者指出，鲁迅在这里破坏了历史正常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它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完成了历史的四种解构：神话英雄解体、古来圣贤解体、传统文化解体、理想精神解体。

“人”不仅仅是物质的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人，精神的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而在所有生命都萎靡的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也必定是萎靡的。读《野草》时，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在黑暗的上空升腾。阅读《野草》，我能感受到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深感他内力很足，精力充沛，气质沉稳，他的精神主体形象总是大于他的作品，他的魅力是靠矛盾和紧张建构起来的。依我的体验，读鲁迅，必须采取悟读的方法，用心体悟作为诗人、哲学家的鲁迅的飞扬极致的生命状态。阅读鲁迅，渴望恢复一种未经中国太监文化阉割的、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灵魂和生命状态，呼唤具有承担社会担当精神和创造使命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我向往鲁迅那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独自进行精神和生命探索的精神。当下很少有人具有鲁迅在《墓碣文》中所体现出的灵魂的深度、知识者的精神状况，生命意识的麻木、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十分普遍，在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我读不出人在价值层面的思考……有一些学者十分时髦地谈论着信仰问题，实则缺乏正常的情感和人性状态。如何改变这种灵魂无深度的问题，是个沉重的话题。

从生命意义上体察鲁迅内心的黑暗和虚无，我觉得造成这种黑暗和虚无的原因有三：一是外部生存处境的严酷；二是爱的匮乏；三是意义感的缺失。在这三者之中，前两者不是主要原因，对于一个觉醒了的鼓吹“精神界战士”的存在主义者来说，他对外部处境的黑暗有充分准备，但是对于人的罪性估计

不足，关键是意义感的缺乏，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上帝死了”和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动摇的时代，鲁迅的孤独是免不了的。作为一个信奉知识分子精神、不放弃意义寻找的存在主义者，信仰上帝和选择存在主义式的担当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条路是艰难的。

我觉得，一个内在灵魂尚未开启，不会审视拷打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信仰及信仰实践的作家，是不具备济世能力的。个体灵魂的拯救，是社会拯救的先决条件。当前不是知识者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如何自我认识、自我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一个真诚而对当下生活怀有疼痛感的作家，应该把对人生的感受（痛苦、绝望、深渊、地狱）转化为对自身超越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而我以为，当下的不少作家，既缺乏自救意识又缺乏救世意识。要想成为鲁迅意义上的独异个体，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个丰富却又充满本体性的困惑的灵魂，鲁迅是在真实与说谎的矛盾的张力中来进行写作的。从1908年到1918年，这中间是长长的十年，十年之间鲁迅是沉默的。1908年发表《破恶声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蜕变。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这一段时间鲁迅有一个“回心”的过程。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的，最真实的鲁迅是存在于沉默之中的！这十年，鲁迅主要有什么收获？钱理群认为，沉默的十年的鲁迅的内心世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鲁迅在酷烈的沉默与荒原感中，通过“反省”打破了将自我神圣化与英雄化的神话，生发了有罪感，找到了作为“中间物”存在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的彻底的批判、怀疑精神使鲁迅必然地走向五四；另一方面，鲁迅在文网密织下的自我麻醉，使他“沉入古代”“沉入民间”，在魏晋、浙东文化中寻到了自己的根，并获得了对生命本体的黑暗体验，这又是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这正是鲁迅的独特性所在。个人觉得，还应加上对于佛教的研究。十年沉默，鲁迅已经把外在的黑暗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把经验性的遭遇转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哲学的思考，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鲁迅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充满了对生命本体性的黑暗感受体验；同时，他又质疑于这样的生命本体性的黑暗感受体验，这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鲁迅式的命题：“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后来，就形成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过客》中所塑造的过客形象，拒绝了传统，也拒绝了集体性的归宿，产生一种被放逐感和孤独感，过客行走的动力来源于对黑暗、残酷和丑陋现实的憎恶，也因为他的灵魂缺乏安身立命的家园；而在西方，尼采在1882年宣告“上帝之死”之后，西方人因此被抛入无家可归的荒诞的状态，即处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流浪状态。过客和戈多同是生活在与传统的断裂中，不约而同地遭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面对上帝死了以后的人世和人生呢？

在《野草》中，我感受到一个真实鲁迅的形象，那就是承担痛苦与反抗虚无，鲁迅的不凡之处在于，面对痛苦和绝望的重重包围，拒绝一切，对未来全面、绝对、永恒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杜绝一切逃避的道路，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路。要想靠近鲁迅，必须直面鲁迅受过的全部苦难。一个连自己痛苦和绝望都不能直面的人，更谈不上“反抗绝望”。具有承担痛苦和反抗虚无的能力，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我总觉得，一个在生活中受过磨难，而主体又不够强大的人，不适合读鲁迅的书；一个只读了一些书，还没有和社会过几招就败下来的书生，自然也不会理解鲁迅的“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不是退缩在书斋咀嚼失败的无奈与顾影自怜的自恋，不是掩上房门吹灭灯火独对黑夜的叹息，而是置身风沙扑面、群魔狂舞的社会里做心灵搏斗所留下的强音。

四

鲁迅曾在散文诗《过客》中写道：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一足给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